

杂文 300篇

朱大路主编

文匯出版社



ZAWEN SANBAIPIAN
ZAWEN SANBAIPIAN

杂文 300篇

1977-1998

朱大路主编

文匯出版社



ZAWEN SANBAIPIAN

ZAWEN SANBAIPIAN

杂文三百篇

主 编 / 朱大路

责任编辑 / 奚迪华

封面装帧 / 陶雪华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市青浦任屯印刷厂

版 次 /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618,000

印 张 / 26.75

印 数 / 1-5000

ISBN 7-80531-523-X/Z·23

定 价 / 40.00 元

序 言

严 秀

由朱大路先生独力编选的新时期《杂文三百篇》就要出版了。朱君命我为此书写一篇序言。在势难推托的情况下,我只得遵命了。此书由他全力经营,精神可佩。他的编选方针,听他随便说几句,大概是:不搞任何平衡,只是希望文章要有点声音,有点生气,有点呼喊,有点强烈的是非感,只为坚持真善美服务,为保卫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之类的意思。把它们简单成三个字,叫做:有声音!

自1977年以来,20年中关于杂文写作的探讨性大小论著与文章不少,要说的话,恐怕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我以为,把“杂文”称作“杂感文”,可能更确切些。事实上,鲁迅长时期也只把他的杂文称作短评、评论、杂感等,总之,离不开感、论两字。鲁迅写了十好几年的杂文,也只是在他临终前二三年才使用“杂文”两字的。瞿秋白在1933年编印《鲁迅杂感选集》时,也是把杂文通称作“杂感”。因此,“杂感”这个名称更有利于弄清楚这种文章的性质。

我现在就偷个巧,将“杂感文”三个字分而论之,做一个拆字先生以交卷。

“杂”，当然首先指内容和题材的无限宽阔，此点人所共知，放下不说。我觉得，“杂”字的解释，最重要的，恐怕是要它同“博”字相通，即要写好杂文，必须要以博学多识为基础，这才是这个“杂”字最重要的含义。今天，中国杂文的最大弱点也正在于此：写杂文的人多数不够这个条件。就单个作者而言，要像鲁迅这样博学，特别是兼具较高深的自然科学学养的人，是很难找到了。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去增加一些学识，不如此就更谈不到写杂文了。谁如果以为一摇笔，信手写一通就算作杂文，那只能叫做自我感觉过于良好。

其次，说“感”，即思想感情，也即常说的思想性。思想或思想性如果不通过强烈的感情色彩，或不是浸透了强烈的感情要素写出来，那与普通的学术论文何异？所以，杂而无感，就不成文章。这一条可说是杂文的灵魂，也是杂文的安身立命之道。而所谓感情，又必须是以人民的最高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如果没有浓烈的热爱人民、献身于人民的感情，如果不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生活，便写不出真实感人的杂文来。这种感情，抽象一点说，便是真善美。如把真善美归结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正像把“自由、平等、博爱”也一股脑全归结为资产阶级所专有一样的可笑。事事如此，对历史上的人类文明还有什么“批判的继承”可言呢？

我以为，现在和今后不论干什么，包括写杂文在内，都不能不遵照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大方向去办。杂文作者的理性、良心和感情，都须臾不可离开这三个大方向。这三个“面向”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思想观念和追求目标的一个空前剧烈的、带根本性质的大更新与大革命。杂文应该是一切新的进步与革命思想的尖兵和前哨，如果杂文不为这三个面向呐喊，它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再说“文”。即文章的艺术性。杂文原则上必须是美文，它必须能给人以较多的美的感受。杂文与漫画有些相通，那是指内容方面，如果杂文在表现方法上也像漫画一样，那恐怕就失败了，因为杂文的表现形式要求尽可能精美一些。杂文同中国的诗书画颇多相通之处，风格流派可以多种多样，只有美的本质、美的内涵，才是它们生命力的基础。千千万万得以传世的诗书画作品，无一人一作不有内在和外在的美感于其中。杂文也必须如此，或尤须如此。以书法为例，你的文章像锺王可以，像《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也可以，像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可以，像苏轼、黄庭坚也可以，像赵孟頫、董其昌可以，像郑板桥、何绍基、邓石如也可以。总之，即使你的杂文不能卓然成家，也必须多少能给人一点美的感受。杂文的文字，同它的思想一样，必须具有活泼泼的生气、活气，全篇句段与用词遣字都要如此。杂文不要有意地去制造警句，这样勉强去做，很可能画虎不成，但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某些警句，却是十分必要的。

我在80年代初，曾经写过一篇叫做《浅·浮·空·散·板》的文章，即杂文诸忌举例之意。其中前三字大体是讲内容上的，即思想感情方面的；散、板二字则大体上是指表现形式方面的（当然，思想内容方面也有散、板的问题）。几百、一二千字的文章，哪容得你散来散去的（散读如伞）？“板”则更不行，了无活气，文虽短也教人读不下去。这个“板”字，即板结、板滞、平板、呆板、死板等意。这五字不过举例罢了，其他的自我禁忌还不少呢。

我曾说过“国家兴，杂文兴；国家乱，杂文亡”的话，现在还是这个意思。没有相对的言论自由，杂文便绝对兴不起来。30年代上海的杂文之所以大兴，除政治形势的需要之外，还因为那时的上海，大部分市区是外国人直接统治的租界，按照他们的法律，是应该有一定的言论自由的。如果当时全上海都在国民党

直接的法西斯专政统治下,30年代中国的文化状态会是个什么样子,恐怕还难说得很呢。

所以,没有一点民主,就不会有杂文。就中国1966年“文革”发生前而论,杂文曾有过某些发展。其中第一个高潮是1956—1957年初夏反“右派”之前;第二个小高潮是1961—1962年(或至1963年的上半年),即“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时为止,时间只有一年多一点。第二个高潮时能发表文章的,已只有屈指可数的少数幸免于“右派”之难的老名流了。这两个小高潮,都是有特殊的政治时势背景的,时间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它们也都是在昙花一现的特殊政治条件下出现的。第一个高潮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开始,延长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二个小高潮是在60年代初为了挽救“大跃进”所造成的危急局面,在国民经济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在文艺方面在内部也提出了“文艺十条”、“文艺八条”之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可见,凡国家处在振兴和恢复或反对“左”倾错误时,就可以容纳一点善言婉谏,于是乎杂文这一朵带刺的玫瑰也就迎着春风而多少生发了。但这两次的发展规模都很有限。杂文真正大有发展的,是在新历史时期,即1977—1978年冬,党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这20年来,杂文是大大的复兴了,作品的数量超过过去的十倍、几十倍,杂文作者的数量也是如此,全国有影响的杂文作者,要以三五十人计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青年人),至于地区性很有影响的作者,那就更要多几倍或十倍以上了。从杂文的素质、论题的广度和深度及重要性来看,比起过去的两次小高潮来,也是无比地丰富和增加了,表现解放思想、忧国忧民、鼓吹四个现代化、三个面向(现代化、世界、未来)、改革开放、反对腐败等等方面的作品,一句话,为保卫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可谓是极尽呐喊之能事了。这种性质的作品,在杂文中总要占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八九十以上。杂文所呈现的这种相对兴旺的景象,不就证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兴旺发达和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么?杂文是一种很灵敏的化学试剂,一个社会如果到了不能容忍杂文存在或者把杂文作者都看作刑事犯或准刑事犯的时候,那个社会离临界崩溃大概也就不很远了。我国这20年来杂文比较旺盛的发展,正好证明我国是处在国运昌隆的形势中。

不说古代,就说20世纪以来的现代吧,杂文在中国已经是根深柢固,日益茁长的一种民主形式或文学写作样式了。没有杂文的中国,同“无声的中国”几乎是同义语。因此,没有杂文的中国,也就是不可想像的,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所绝不愿见到的。这就是我的结论。

1997年9月5日

目 录

序言	严 秀(1)
黄钟与瓦釜	郭沫若(1)
鬣狗的风格	秦 牧(3)
马尾巴、蜘蛛、眼泪及其他	宋振庭(7)
名与实之间	若 水(10)
与王安石何干?	周 咏(18)
西太后与现代化	黄 裳(20)
“结婚”	巴 金(23)
孔狗江马论	冯英子(25)
“还我头来!”	陈虞孙(29)
姓氏的历史烙印	秦 牧(32)
绣鞋	黄 裳(37)
马瑶草	黄 裳(40)
“帮”式上纲法	刘 征(43)
论焦大	黄 裳(47)
“语录”考	王春瑜(49)

论犹太	林 放(52)
拿破仑搞经济	吴有恒(55)
纯	秦 似(57)
赵高功盖汉功臣	冯英子(60)
“吃运动饭”	章 明(62)
○○○○○.....	刘 征(66)
论新八股	恽逸群(70)
切不可巴望“好皇帝”	邵燕祥(74)
议论皇帝好	廖沫沙(76)
“刀下留人!”	邓黔生(79)
世界观究竟算几家?	曾白融(82)
写真话	巴 金(84)
《东方红》这个歌	吴有恒(86)
英雄所“骂”略同	房延军(88)
士与知己	司马玉常(90)
董狐笔直吗?	仇学平(93)
隔膜的笑剧	秦 牧(95)
江东子弟今犹在	林 放(99)
话说一分为三	吴有恒(101)
贾平凹散文集序	孙 犁(103)
假如茅盾不当部长	林 放(106)
登错了地方	司徒伟智(108)
矫枉必须过正么	吴有恒(110)
“合理推论”未必真实	舒 芜(112)
恩仇与是非	林 放(115)
拉祖配	蓝 翎(117)
杨四郎的多部曲	司马言(120)

“娘打儿子”论·····	邵燕祥(123)
各领风骚没几年·····	陈小川(126)
快乐的死亡·····	陆文夫(129)
早叫的公鸡·····	朱健国(131)
龙三精神·····	蒋元明(133)
“株连”质疑·····	柯 灵(136)
闻“下笔如有绳”·····	全一毛(138)
“批判从严”该休息了·····	严 秀(141)
“样板戏”·····	巴 金(144)
关于《挺经》·····	黄 裳(148)
“信教”与“吃教”·····	谢 云(151)
编一本《看不懂集》如何·····	严 秀(154)
诸葛亮与“三个臭皮匠”·····	李汝伦(158)
做不成“现代人”·····	戴厚英(162)
处级和尚·····	舒 展(165)
且作一回“文抄公”·····	刘绪源(169)
“影射”辨·····	萧 丁(172)
对虱谈·····	黄苗子(175)
理学的血腥·····	舒 芜(177)
《随笔》的随笔·····	韩 羽(180)
“庆记父子公司”·····	李 乔(181)
略谈“阴谋文学”的老祖宗·····	严 秀(183)
毛泽东和李达的一场争论·····	虞 丹(186)
历史不能伪造·····	章 明(188)
一个颠倒“相当”的梦·····	朱健国(191)
论冻结稿酬标准的伟大革命意义·····	舒 展(193)
理解·····	冯日乾(197)

“同坐席”与“各有道”·····	舒 芜(200)
有感于“周恩来指示过”·····	邵燕祥(204)
一道捉摸不定的“炊烟”·····	吕克难(206)
“文摘综合症”·····	陈平原(208)
我的位置和价值·····	孙 犁(211)
悲观主义者的音乐预言·····	何满子(214)
《金星英雄》与《镜花缘》·····	朱 正(216)
庄周买水·····	刘 征(218)
大题小做·····	邵燕祥(221)
正题歪做·····	公 刘(224)
活着的滋味·····	谌 容(227)
太实惠·····	司徒伟智(229)
怎样做杂文·····	唐 某(232)
喜丧·····	陈小川(234)
对人类社会公理的敬畏·····	赵鑫珊(237)
巴山鬼话·····	魏明伦(240)
蚯蚓现象·····	孙越生(245)
风波未了·····	老 烈(248)
从末代皇帝与胡适说开去·····	易竹贤(251)
我们何时长大·····	刘 思(254)
撒娇的流派·····	李建永(257)
续《白字秘书的日记》·····	鲍 昌(259)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澄 蓝(261)
羊车·····	陈西汀(267)
批评的解析·····	刘绪源(269)
密特朗当过战俘·····	公 刘(271)
审“驸马”·····	虞 丹(274)

诗界五品制·····	流沙河(277)
海内何妨存异己·····	谢 云(280)
选美风波及其他无风波·····	何满子(283)
杂感小集·····	王大海(285)
一样与不一样·····	吴志实(288)
“勃焉”与“忽焉”·····	林 放(291)
久违了,王力先生 ·····	邵燕祥(294)
文人宜散不宜聚·····	黄秋耘(297)
伤哉,谢老遗言 ·····	王春瑜(299)
“你比党还高明?!”·····	中杰英(301)
审祖、审己及其他 ·····	谢 云(304)
自我神圣的悲哀·····	何兰生(307)
寓言车·····	余秋雨(310)
“其实全是别人的”·····	韩 羽(313)
奇闻:“全国情书大奖赛”! ·····	朱世龙(315)
“中国吃不穷”研讨会获奖论文摘登·····	林 兰(318)
干吗生气呀? ·····	谌 容(321)
白说·····	陈保平(323)
生日的沉思·····	赵鑫珊(326)
半遮的魅力·····	魏明伦(329)
“矿灯”与“精神贵族”·····	余英杰(331)
有朋自远方来,别乐得太早 ·····	陈小川(334)
孔夫子也难·····	陈小川(336)
论公寓路灯的存废·····	鄢烈山(339)
匹夫无责论·····	施蛰存(342)
只剩下标点符号·····	牧 惠(343)
无“真”之世·····	周汝昌(345)

想起宣德炉·····	韩羽(347)
话文风·····	虞丹(348)
人道主义·····	施蛰存(351)
魔棍·····	施蛰存(353)
批判的生命是谨严·····	虞丹(355)
新《十八扯》·····	虞丹(358)
莫借他血荐轩辕·····	陈泽群(360)
也谈黄逸峰·····	邓伟志(362)
“河东狮吼”新论·····	冯日乾(364)
飞不起来的翅膀·····	叶永烈(367)
标语文化闲篇·····	陈小川(370)
奸臣的“定场诗”·····	秦牧(372)
“大头和尚戏柳翠”·····	冯日乾(375)
试想“李敖失天地”·····	朱健国(378)
孔子最早的神圣化·····	王元化(380)
匹夫被责·····	牧惠(382)
第四种美容术·····	朱健国(384)
“思想欠债”问题·····	吴昊(387)
不妨由他改去·····	安立志(390)
吕不韦与俞樾·····	莫莠(393)
信而好古之类·····	张中行(396)
“烙饼大不过烙它的锅”·····	秦牧(400)
我们不要乞乞科夫·····	牧惠(404)
假如有这样一个特区·····	吴昊(407)
“张果老倒骑驴”新析·····	从维熙(410)
赵云怕“说不清楚”·····	吴昊(413)
检阅天安门·····	邵燕祥(417)

水晶灯笼·····	王元化(419)
萧萧壮士心·····	陈泽群(421)
钱谦益的“头皮”·····	沈敖大(423)
一件小事·····	严秀(425)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李普曼? ·····	冯英子(428)
俄国老太太的哑谜·····	拾风(431)
拟预言——1993年发生的琐事(之一) ·····	章明(434)
拟预言——1993年发生的琐事(之二) ·····	章明(437)
肉眼的权利·····	贺星寒(440)
《史记》的书生私见·····	费孝通(443)
牟其中,我不敢苟同 ·····	牧惠(447)
“梅花奖”舞弊案随想·····	袁成兰(450)
从义和团到“文革”·····	牧惠(452)
哭先师计公·····	范荣康(457)
朝鲜·····	蓝翎(460)
假如马克思就此“下海”·····	安立志(463)
乾隆不禁书·····	李国文(466)
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并无大不当说 ·····	严秀(469)
教人做小草的歌·····	中杰英(472)
戒诗·····	季振邦(475)
“我化”·····	安立志(477)
辫子的故事·····	何满子(480)
Y先生语录(摘抄)·····	流沙河(483)
李斯新举措·····	池莉(486)
哀陈伯达·····	鄢烈山(490)
这该不该也改一改? ·····	萧乾(493)
尴尬·····	叶延滨(495)

“勇”的贬值·····	牧 惠(497)
亲自读书·····	焦 加(500)
左右之辨·····	韩石山(503)
“少数”的威力·····	黄一龙(506)
写回忆录之难·····	舒 湮(508)
寻找温点·····	刘心武(511)
列宁的豁达·····	虞 丹(513)
“对号入座”之类·····	王 荆(516)
顾城的“死法”与“活法”·····	朱鸿召(522)
翻案是个绝活儿·····	瓜 田(524)
关于“知识分子”一词的笔记·····	江耀进(528)
神话,“八路军来了!”·····	李汝伦(531)
流行·····	何 龙(533)
都降一级试试看·····	毛志成(536)
不要比资产阶级还落后·····	曾子师(539)
心不碎·····	刘心武(541)
疑“儒”·····	毛志成(544)
莫和巨人过不去·····	毛志成(547)
躲开它们活活看·····	毛志成(551)
新闻志异·····	严 秀(554)
幸福递减律·····	江曾培(557)
潘金莲竹竿·····	元 洪(560)
心中无妓·····	牧 惠(562)
副领导·····	鱼在洋(564)
论定大师·····	王乾荣(567)
鞭子的潇洒与绳子的尴尬·····	马雪松(569)
词藻大国·····	罗竹风(571)

此卦不算也罢·····	刘 东(573)
“我爹”不如“我爷爷”·····	徐胜民(576)
说真话何需勇气·····	沙叶新(579)
男娘们儿·····	刘广起(582)
我看国学·····	王小波(585)
冯友兰处方·····	虞 丹(589)
叫她如何参政议政·····	章 明(591)
郭老的暮年≠巴老的晚年·····	刘国杰(594)
故将军和今将军·····	黄秋耘(597)
羡慕家有悍妻·····	蒋子龙(599)
张鲁的“乌托邦”·····	章 明(602)
一面镜子·····	季 之(604)
留住激动·····	冯慧君(606)
歌还是老的好·····	萧 丁(608)
谁将是唐僧的“二把手”·····	吴 非(611)
对联与谏语·····	魏明伦(613)
扫垃圾·····	虞 丹(616)
理性的黄昏? ·····	朱铁志(618)
《无梦楼随笔》片断·····	张中晓(622)
“辩论”之辨·····	姜龙飞(626)
呜呼,“极少数” ·····	冯日乾(629)
不怪集·····	蒋子龙(632)
另一种语言污染·····	诸 晓(635)
文人难过皇帝关·····	谢 泳(638)
探索一种新“株连”·····	朱健国(640)
论江青脑袋有没有病·····	邵燕祥(642)
杂文无姓·····	章克标(645)